

啤酒桶 邮箱

Pi Jiu Tong You Xiang

少年大传奇

刘兴诗著

我叫比利。

爷爷和爸爸都是赶海为生的水手。

在我们啤酒桶镇的天堂旅馆门口，有一个装信的大啤酒桶，里面装的都是水手的信。

一天，我在桶里找到了一封怪里怪气的信。

紧接着，一个叫黑方块老K的人就突然出现了。

不由分说地就把我带上一条不归路。



少年儿童出版社

啤酒桶 邮箱

i Jiu Tong You Xian

刘兴诗著

少年大传奇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啤酒桶邮箱/刘兴诗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11

(少年大传奇)

ISBN 7-5324-4694-8

I. 啤... II. 刘...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0145号

啤酒桶邮箱

刘兴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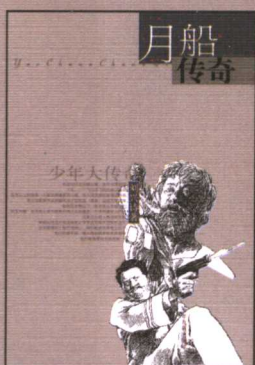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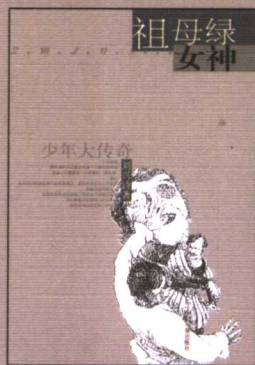
戴晓明 插图

周艳梅 整体设计

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印张 6.5 插页 4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26,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2月第1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江苏常熟文化印刷厂印刷	印数 1-5,100

ISBN7-5324-4694-8/I · 1878(儿) 定价: 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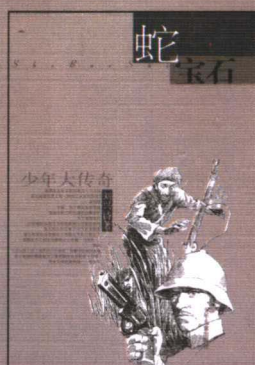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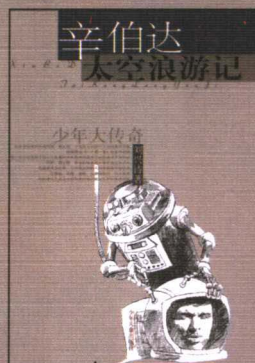


1931年5月8日出生于武汉，四川德阳人。重庆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成都地质学院任教，兼德阳教育学院教授。

194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50年代末开始业余创作。先后出书64种，1000余篇其他作品。获奖71次，3本书列为全国推荐书。作品选入260余本选集，翻译为7种文字。中国作家协会、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会员。

刘兴诗





录

一、天堂旅馆门口的啤酒桶	3
二、驼背老头的梦呓	20
三、疤脸西班牙军官	28
四、恺撒的名片	43
五、梅花J露面	55
六、小信差	71
七、尾舵楼的密谋	84
八、西班牙战舰	107
九、水里爬出来的敌人	118
十、回家的决定	131

十一、神秘岛	139
十二、跳鼠的新主意	144
十三、芭芭拉出海	162
十四、最后的决斗	167
十五、蓝色藏宝洞	190
关于《啤酒桶邮箱》	196

一、天堂旅馆门口的 啤酒桶

啤酒桶邮箱的来历：我在桶里找到一封怪里怪气的信，黑方块老 K 忽然出现，他几乎要了我的命，后来发生了什么结果……



我的家在英格兰西部的一个海港小镇。这样的村镇在阴霾多雾的英格兰海岸边到处都是，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破旧房屋，和灰蒙蒙的海岸线、蒙蒙雾气溶合在一起，分不清这是现实环境，还是迷雾中显现出来的古代幽灵影像。狭窄的街巷里，到处散发着海水的咸味和渔港特有的鱼腥气息，标志着这儿独特的地域身分，好像是真正的被上帝遗忘的地角^①。要想在众多的港镇中分辨出其中一个，就

① 古时候，荒凉的英格兰被欧洲人当成是地角。Engel 就是“地角”的意思。后来叫做英格兰 (England)，意为“地角之地”。

像要在成群的麻雀中挑出一只同样困难。可是我的故乡小镇却有一个别处没有的东西，能够很容易和别的地方区别出来。

这是一只挺着圆鼓鼓的大肚皮的木头啤酒桶。

你以为它装满了苦涩味道的家酿啤酒吗？

才不呢！即使请苏格拉底^①和智慧女神本人来，也猜不透这个谜。

原来桶里装的是一封封揉得皱巴巴的信件。

噢，想不到这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邮箱呀！放在港口边天堂旅馆的大门口，十分引人注目。

这是皇家邮政的信箱吗？

不，伦敦桥下高贵的邮政官员才不会理睬咱们这个上帝遗忘的角落呢。这是出生在这个小镇的水手们自己安置的。有一次，一个精疲力竭的水手漂洋归来，步履蹒跚地踏上天堂旅馆门前的台阶，从怀里揣着一大包发出浓浓汗臭和海水咸味的信件，大声问道：“有谁认识这些可怜的家伙的亲属吗？把这些信分发给它们吧！安慰一下那些远方的心，其中还有几个是永远安息在海底的死魂灵。”

听了他的吆喝，有人过来拿去了几封。剩下的他就顺手一古脑儿抛进店门外一个空啤酒桶里，等待别人再来认领。他自己咕噜噜喝了满满一大杯家乡啤酒，把胡子和衬衫沾得透湿。在柜台上放下一个闪亮的金币，冲着目瞪口呆的酒保无声笑了一下，像来时一样，转身又一歪一倒悄悄走了。

^①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有名的哲学家。



从那以后，那只装信的啤酒桶就一直放在天堂旅馆的大门口，不再移动一下，也不派作他用。人们认定了这是和海外亲人联系的最好的窗口，不管收信还是发信都十分方便，甚至在信封里夹藏几张钞票也不会丢失。因为在这水手之乡，从来就养成了尊重海上亲人和亡灵的习俗。由于这个原因，来往水手都自认有义务传递这些信件，从来也没有人说过半句怨言。

这样一来，天堂旅馆门口的这个啤酒桶就出名了。旅馆生意空前见好，老板的茄子脸再也不是阴沉沉的，整天灿烂得好像是绽开的苹果花。为了保护这个邮箱，他特意给这个台阶上的啤酒桶加盖了一个雨棚，用醒目的红油漆在桶上写了几个大字：“天堂邮箱”。字义一语双关，不管怀着什么心肠的收信人和寄信人瞧见了，都觉得是一个吉兆，放心把泪水浸透、热吻和祝福过许多次的信件取出或放进。对着这个色彩剥落的啤酒桶，虔诚地画一个十字，再加上几句祝福话语，好像它便是天使本人的化身。



我的家乡小镇也因此而出名了。人们逐渐忘记了它的本来名字，顺口把它叫做“啤酒桶镇”。在外地人口里，我们也跟着变成“啤酒桶人”了。

说到这里，应该再说一下我自己。我叫比利。和啤酒桶镇的人一样，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赶海为生的水手，也和镇里别的成年男人一样，最后全都被他们衷心喜爱又十分畏惧的大海吞没，在咱们这个寒风习习、石头多土地少的地方，连坟头也没有留下一个供后人祭奠。又是托那啤酒桶信箱的福，



爸爸从非洲之角捎回来一句口信。爷爷却像石沉大海，不知葬身在世界上什么海域的水波下面了。

爸爸是家里的擎天柱。他撒手一走，撇下我和妈妈娘儿俩，面对着山坡上一块贫瘠的田地讨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没有半点乐趣。可是在我那如花似梦的少年时代，若说真的没有一丁点儿乐趣也不是事实。那时候，我唯一的乐趣就是帮着妈妈干完了田里的活儿，跑到全镇的中心，天堂旅馆门口闲逛，满怀兴趣地倾听那些从海外归来，或者虽然没有去过海外，却能凭着自己的想象，可以把十万八千里以外的非洲或美洲风光说得天花乱坠的人，信口胡吹猛侃一通。我和围绕在旁边的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心儿早就飞到那些从未见过的远方国土去了。巴望有朝一日有机会也去开一次眼界。傲气十足地回来吹嘘给啤酒桶镇的乡巴佬听。遗憾的是我的年龄还小，瘦得禁不住别人一拳头，只不过是一只半大的小公鸡，压根儿就没有被船上招工的人看在眼里，哪有这样的梦想的机会呢？

想不到的是，正如老话所说：“机会像一只猫，一不留神就会蹦到面前。”我整天百无聊赖地消磨着日子，朝思暮想的那个机会居然一下子就来了。

这个“机会”，是从天堂旅馆门口的那只老啤酒桶邮箱里冒出来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水手之乡，谁家没有一两个亲人在海外，人人都十分尊重这个装信的啤酒桶。虽然有时会出于好奇和关心，忍不住从里面掏出几封信从头到尾



看完，却都一一照样放好，从来也没有人敢私自把信拿走，更加不会销毁信件，招来众人唾骂。

话虽是这样说，凡事也免不了会有例外，因为这个啤酒桶里的内容实在太神秘诱人了，不免会招来一些喜欢恶作剧的孩子，胡乱写一些神秘兮兮的纸条，趁人不注意悄悄放进去，和那些情深意切的真信混在一起，欺骗忠厚老实的镇民们，害得他们一个个泪眼涟涟，或是笑逐颜开。不消说，他们的杰作一旦被发现，就会招惹来一顿狠狠的责骂，把屁股打得红肿。那些仿冒信件也会立刻被撕得粉碎扔出桶外，再也别想混起来。

我的“机会”就从一封像是这种顽皮孩子的作品带来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封信是怎么一回事。

实际上这只是一张非常粗糙的厚纸片，上面滴有一些可疑的油迹，摺得四四方方的扔在啤酒桶里。我东张西望瞧见没有人，弯下身子伸手到桶里一摸，自然就先摸出了这张摺得带棱带角的厚纸，好奇地打开一看，瞧见上面只有十几个字，是这样写的：



◆K

♣J 又到老地方去了。

♥2

噢，这算什么信？内容古里古怪的，外加几个扑克牌符



号，倒像是一个玩扑克牌的人的记录。

说这是扑克牌迷写的也不像。

因为纸上画的方块不是红的，却涂抹得一团乌黑。玩过扑克牌的人，谁不知道方块是红的？

没准儿他没有红笔吧？才画了这个奇怪的黑方块。

我拿着这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一下，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断定这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的恶作剧。本想把它随手扔掉，又担心有人瞧见我这儿来过，万一在啤酒桶边拾到这张纸，会栽赃在我的头上，这就有口也说不清了。想来想去，不如干脆把它扔得远远的。我打定了这个主意，就把它塞进裤兜，顺着砖块铺的凹凸不平的小街，一溜烟跑到镇外的海边才歇脚。

我在海边站住脚，伸手到裤兜里摸着它，掏出来又看了一遍，认定了它确实没有什么用处，这才顺手摺了一只纸船，抛进面前的大海。眼见潮起潮落的海水把它冲带得远远的，一个浪头打来，在水花里消失了踪影，才慢慢转身走回去。

这件事我没有当成一回事，也没有人知道，已经忘记了很久。有一天忽然又从记忆里勾了出来，引发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是我从前想也没法想出来的。

那一天，我照旧在天堂旅馆门口，围绕着那个装信的啤酒桶玩耍。当我正探身在桶里翻搅时，后面忽然伸出来一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像拎小鸡似的从桶口边抓起来。

我心里想，这不是负责看管这个啤酒桶信箱的旅馆老



板，就是一个动作粗鲁的过路人。我被当场抓住，准会受一些皮肉之苦了。想不到抬头一看，却是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他的相貌非常古怪。鹰钩鼻、驼着背，两只眼睛炯炯闪光，活像是一只从树洞里飞出来的老猫头鹰。一见他，我便不由自主身子微微发抖，说话结结巴巴起来。

“先生，我在这儿没有干坏事。”我无法挣脱他的手，竭力向他表白。

“没有干坏事就好，你应该为我干一件好事。”他的声音冷冰冰的，两只眼睛紧盯着我说，不容我有半点反抗。

“是的，先生。”我回答。

他的眉毛皱起来了。

“我讨厌谁文绉绉叫我先生，”他朝我低声咆哮道，“要么，叫我少校。要么，叫我船长。叫我的绰号也行，只是不要叫先生。”



在这个时刻，我才得空从头到脚仔细瞅他一眼。只见他身披一件黑色的外套，里面露出北海^①水手常穿的粗麻布衬衫，却在胸口佩戴一个小茶壶盖子一样大小的勋章。乡绅不像乡绅，水手不像水手，更加不像军人，不知道他是哪档子少校和船长。

我不敢贸然打听他的来历。出于对他的莫名的畏惧，我只好压低声音，称呼他一句：“少校先生，您要我为您干什么事情？”

① 北海，英国和北欧之间的一片海区，是大西洋的一部分。

他又皱了一下眉毛，用不容抗辩的命令口气吩咐我：“你帮我在桶里仔细找一下，有没有我的信。”

“是的。”我顺从地回答。

“这样就好！”他的脸色转好了一些，放松了我的领口，赞许似的点了点头。

我弯下身子重新趴到桶边，忽然想起一件事，问他：“少校先生，您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名字，怎么找信？”

他略微迟疑了一下，喉咙管里咕噜出半截名字，只有名，没有姓。好像他的身子一样不完整，也是半截的，和他胸前的勋章与少校身分很不相称。

“就是这样吗？”我问他。

他狠狠瞪我一眼说：“这样有什么不好？”

我吓得不敢再多问一句了，连忙转身到桶里去找信。这个啤酒桶又大又深，我没法伸手摸到底，使了一把劲，在桶边弯下腰，一个倒栽葱，把大半个身子都深深钻进桶里，只留下屁股和两条腿吊在外面，把桶底的信翻了一个遍，也没有见着他的信。

“对不起，少校先生，这里没有您的信。”我对他说。

他皱了一下眉毛问我：“还有别的名字的信吗？”

“别的名字多的是，这桶里都是的。”我边说，边拿起桶里的信，给他一一报了一大串名字。

“够了！”他皱着眉毛低声喝道，“我要的是我的别的名
字，不是别人的名字。”

“您还有什么名字？”我问他。



